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十六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何銓

繹史卷一百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齊田忌孫臏破魏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良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

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之國大兵之精鋭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莊子音義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史記魏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

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齊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敝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

公孫閲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

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

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闘者不搏擑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戰國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

以强魏魏强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

睢濊之閒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巳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

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呂氏春秋唐尚敵年為史其故人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魏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為其兄請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以信之

史記魏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已上桂陵之戰　齊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按戰國策田忌既敗魏于馬陵因被譖不得入齊乃出奔楚與史不同也見後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名田忌復故位○按南梁之難戰國策稱田侯在威王時猶未稱王也史紀齊威宣之年皆誤說見後

戰國策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

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

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史記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啜汁字妙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名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

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史記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

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宜在齊威王時人名亦與策異　紀年齊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

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

傳其兵法漢書兵權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戰國策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史

忌走在桂陵戰後宣王召之復位與此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龎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軼之途也轄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泰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說苑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内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内

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
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
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
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
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人
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
耳

戰國策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

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已上馬陵之戰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

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

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内魏王而與之竝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史記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

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戰國策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

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

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强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已上徐州之役

繹史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一百十七

靈璧縣知縣馬驌撰

楚威王破越 威王事並附

越絶書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彊時霸伐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

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彊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世次與史異

史記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為菼執次鹿郢立　十六年於粵子鹿郢卒次不壽立　敬公三年於粵子不壽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立　烈公五年於粵滅滕　六年於粵子朱句代郯以郯子鵠歸　八年於粵子朱句卒子翳立　桓公十三年於粵遷于吳　十六年於粵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十七年於粵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

無余是為莽安　魏惠成王六年於粤寺區弟思弑其
君莽安卒無顓立　十年於粤子無顓卒是為菼蠋卯
索隱曰按紀年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殺
無彊之語是無彊為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録也

說苑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

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呂氏春秋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曰已死矣以為生故凡舉事必

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

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高誘注王子搜越王翳也又云越王授句踐五世孫然則搜授本一人

韓非子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越事史多缺略今采取一二遺事以附滅越之前

史記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

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
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
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
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
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
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刄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
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
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閒不東商於析酈宋

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

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

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濵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已後附威王事

戰國策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

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

百盼故彼崇其爵豐其禄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閒夫卒交莫敖大心撫
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
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
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
執鋭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

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
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
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
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
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
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
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
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

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

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呂氏春秋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射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説因疏沈尹華中射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

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史記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華陽國志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且蘭既尅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

繹史卷一百十七

繹史卷一百十八

靈璧縣知縣馬驌撰

蘇秦合從

戰國策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

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

君矣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

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

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此役有

魏冉知爲文公末年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

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

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

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隂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髙蜚

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

趙○按戰國策蘇秦得陰符揣摩在說秦惠王後典畧藴秦如趙逢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疋布約償千金鄰子不與

戰國策藴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敎可以并

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髙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兠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

天下為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竝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
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
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
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
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
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

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黄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强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闗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

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蘓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黄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户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横歴天下庭説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説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宫除道張樂設飲

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史過洛陽在合從成北報趙王時

史記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廹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賔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

絶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黒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

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

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

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

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
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
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
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
出鋭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
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

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

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説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
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
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
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
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
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
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

吷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頴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

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
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
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
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
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
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
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

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説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

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

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
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
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
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
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
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

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敎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

以國從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

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

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

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

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秦本紀云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將龍賈次年事耳傳云不闚函谷十五年誇大之辭　論衡蘇秦骨鼻爲六國相

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

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史記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

戰國策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

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銛者乎

秦惠文君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龍賈斬首八萬紀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戰國策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

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

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

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
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
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
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
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
伯夷不取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
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
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

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

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説齊曾不欺之也使説齊者莫如臣

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〇鄒陽書云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史記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

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

之者皆附之藕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戰國策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常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

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繹史卷一百十八

繹史卷一百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齊宣王好士 稷下諸子竝附

戰國策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説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説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

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説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説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

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

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呂氏春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與王斗同意

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

今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説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

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

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

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顔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顔斶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娯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

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㒅知足矣

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新序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

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

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槖七歳為聖人師由此

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

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髪墮顛而後可用

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

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閒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黄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閒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隳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鷄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

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說苑同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

臣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列女傳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

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田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

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
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
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
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
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
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
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
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繇役然則官府

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眄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

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史世家係之威王年表魏惠王在位實歷威宣會田之事未定何王之時

史記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韓非子兒說宋人善

辯者也待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魯連子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月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謂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史注引

新序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鬚翦飾問於妾奚若妾

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藝文引按國策之鄒行呂覽之列精子高此之田巴其辭一也

史記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逺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

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宫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漢書隂陽家騶子四十九篇居稷下號談天衍 騶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騶衍

所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法言或言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閒雖隣不覿也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戰國策淳于髠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髠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

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說苑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與前王斗語同　史記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

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褚先生補傳　韓詩外傳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攫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攫笞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攫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史記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

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髠於梁惠王
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
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見寡人寡人未有
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髠髠曰固也
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
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
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
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

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髠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髠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

吕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髠傅太子髠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

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

淮南子齊人淳于髠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新論淳于髠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直有

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髠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史記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漢書法家慎子四十二篇

道

家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捷子二篇　田子二十五篇游稷下號天口駢　陰陽家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慎子[咸德]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

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

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
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
也夫投鈎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為均也使得美
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
也明君動事分職由慧定功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
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
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
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

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也仰成而已事無不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

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贍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德立 立天子不使諸

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孽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漢志四十二篇今五篇非全書也其諸家引用逸文附于左方

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

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為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為汚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

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
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説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
上説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
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
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　鷹善擊
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
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鍾之禄於朝陛不能不拾一
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

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倶則見者走易以玄楊則行者皆止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

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識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疏族合家貧則兄弟離　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藏甲之家必有兵適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

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　堯為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弩弱而增高者乘折風也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

追之不及　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〇意林藝文御覽諸書引

吕氏春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淮南子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閒六合之内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

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呂氏春秋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

功好得惡與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説而心甚素樸

説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尹文子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

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黒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隠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黒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

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奥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

居然别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

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有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黒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黒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

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遟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茍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

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衡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為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

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害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

可為户説絶衆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

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

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為貴愚醜何為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說其名而喪

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

傳之咸以為真鳳凰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
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
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
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
猶録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
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
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
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

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禄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之非

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

刑以畏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

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荅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

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

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禄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禄者自足於巳也不畏刑罰者不頼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禄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窮獨貧賤

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

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

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

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徼而富貴不能酬

其甚徼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

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

物弗傷令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

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

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漢書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據吕氏春秋尹文說齊湣王

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

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隂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旛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漢書道家老成子十八篇

呂氏春秋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

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百畆堂上三百户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新序作香居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家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宫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

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

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

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列女傳女名鍾離春 韓非子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自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

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琴操雉朝飛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古今注作犢沐子

高士傳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禄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

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祿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列女傳自楚王以下同列士傳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曰字子終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

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宫之女嬰兒子無恙邪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

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繹史卷一百十九